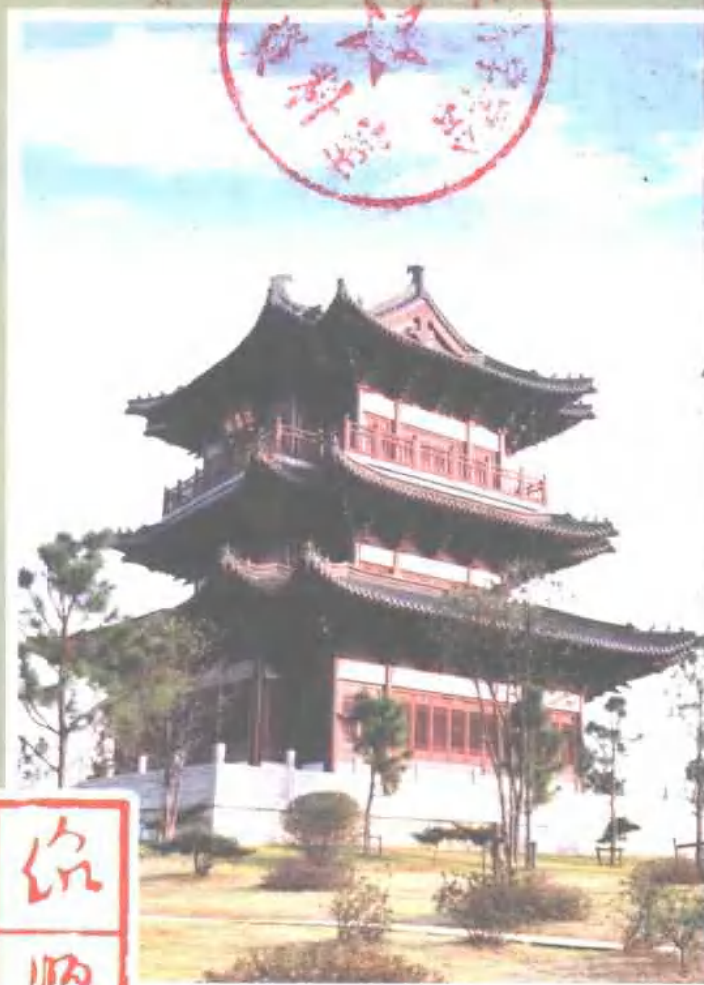


1106

绍兴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



2002年

绍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绍兴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绍兴市委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绍 兴 文 史 资 料
第十六辑

绍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系统内部发行
上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32 开本 印张 6.5 插页 4 字数 16 万
印数 1—1200 200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

浙内图准字(2001)第 167 号



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学术讨论会(2001.9.26-9.28)主席台



参加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部分中外代表



2001年6月16日，市政协文史委在绍兴鲁迅中学召开以名人命名学校发挥名人效应研讨会，全市21所名人学校的代表参加会议。



以名人命名学校发挥名人效应研讨会与会人员合影



纪念王佩南先生诞生100周年座谈会



2001年8月18日，绍兴各界人士集会纪念王佩南先生诞辰100周年。图为与会人员合影



2001年3月12日市政协文史委与市文联在西园联合举行纪念徐渭诞辰480周年座谈会



参加纪念徐渭诞辰480周年座谈会的全体代表

本辑导读

2001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本刊特刊发了本市3位离休老同志写的回忆录,皆为“三亲”资料。目的是让后人不要忘记先辈们走过的道路。本年又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诞生120周年、逝世65周年,为缅怀这位杰出的乡贤,故乡人民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综述”一文,为这些活动留下了详尽的记录,以便让后人了解本世纪初故乡人民是如何纪念这位伟人的。从“鲁迅捐款助人实录”中,人们可以看出他那颗博大的爱心。

凡是为人民做了好事的领导和先贤,人民都会记得他。阮甫先生正是属于这样的人物,7篇纪念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这位民主人士的高风亮节。本着同样的宗旨,本期“人物春秋”收录了7位不同经历、不同贡献的绍籍人士的事迹。“往事漫忆”则让读者如历其境般地看到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一幕。“史海钩沉”虽非亲历,却为绍兴的文物考证和名人踪变,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2001年又逢辛亥革命90周年,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已单独编印成册(绍兴文史第十五辑),本书不再收录。

主编：何信恩

目 录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

征途琐事

——浙东敌后斗争回忆录(连载) 寿静涛(1)

壮士在黎明前死去

——痛悼沈崇彬烈士 向 前(50)

我在北撤的路上 俞建华(53)

纪念鲁迅诞辰 120 周年、逝世 65 周年

心似阳春情绵绵

——鲁迅捐款助人实录 胡国枢(61)

鲁迅的世界和世界的鲁迅 何信恩(71)

鲁迅文化是取之不竭的富矿

——绍兴市纪念鲁迅诞辰 120 周年活动综述
..... 裘士雄(87)

纪念王贶甫诞生 100 周年

王贶甫先生生平简介 何信恩(111)

纪念王貺甫 学习王貺甫	陈雪樵(112)
我市爱国民主人士的一面旗帜	滕建华(115)
我所知道的王貺甫先生	陈景甫(117)
王貺甫先生与绍兴的电力事业	赵华庭(121)
好领导 好师长	许吉荣(125)
回忆我们的好父亲	王 足(128)
简讯:绍兴市各界人士集会纪念王貺甫先生诞生 100 周年	

人物春秋

我与大伯章锡琛	章士襄(135)
悼念吴惠之同志	陈景甫(143)
地理教育家俞易晋	童玄德(148)
往事历历忆谢师	何信恩(151)
挽诗两首	钱茂竹(154)
中印友好的和平使者魏凤江	舒青森(155)
缅怀何文隆同志	徐书生(158)

往事漫忆

陶成章被刺以后	陶永铭(165)
绍兴文博工作 50 年的点滴回顾	方 杰(170)
我在稽中的日子里	王 京(172)
“八·二〇”马山海塘决口亲历记	何震辉(177)

史海勾沉

- 青藤书屋书香不断的考略 陈惟于(188)
- 绍郡育婴堂 陈天成(195)
- 从孙中山莅绍演讲说起 洪忠良(199)

征 途 琐 事

——浙东敌后斗争回忆录(连载)

寿静涛

十三、我们的医生史东山

我从中和乡脱险以后,跑到上海田庄同志处,第五天接到黄明同志来信说:“周先生叫你马上回去(周先生是朱之光同志的化名)。项耿同志已经给你来过信了,他在上海浦东,联系的地址在虹口某某面粉店。”我不习惯乘车,拔腿便跑,从北站田庄同志处,到虹口25里,因路太陌生,虽然跑得快,也足足跑了3个钟头。到了面粉店,见里面有好几个小姐妹,都说“我们这里没有项耿,只有一个杏根,此刻人不在,你明天再来。”我只得快快回去,走在路上,只听到后面有一个姑娘边喊边跑:“汪先生,我是否根的妹妹,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只管对我讲。”

“那末我们还是回去,到屋里去谈吧。”

回到屋里,我把真实情况对她讲了。这位姑娘把另外几位姑娘都叫来了:“徐英、槐英、玉英,他是四明山来的,啊呀,差一点误了事啦。”这一下可忙坏了这群小姑娘,大概她们对四明山想必早就有过关系了。后来还是自认项耿妹妹的小姑娘重新自我介绍:“我叫虞鸣飞,刚才我们怕闹出事来,不敢承认与项耿同志的关系,后来又怕你不来,会耽误大事,所以冒充了一下项耿的妹妹,我们

马上打电话给项耿哥，叫他今晚就来，你也不必回去，晚上睡在这里，给我们谈谈当前形势和四明山的斗争情况。”我同意她们的意见，又托她打电话给田庄同志，告诉他今晚我不回去了。晚饭后，项耿同志果然来了，这天夜里，二楼一个房间，住了八九个人，床上、地板上都睡了人，可真热闹，大家的话题真多。

我想请项耿同志和我一起回四明山，可是项耿同志不想马上回来，因为他在上海和这一群小姑娘在一起，她们大多数都是浙东慈溪人，多数是党员，现在都在工厂里做工，当时工厂里的斗争也很尖锐，项耿同志虽然和她们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可是她们和项耿同志原来在浙东时早就熟悉了，所以项耿同志一直给她们当参谋、出主意。后来项耿同志问我：

“现在四明山需要医生吗？”

“部队天天在发展，怎么不需要医生呢？需要得很呀，你有这样的关系吗？”

“有倒有一个。”

“怎样的人？”

“原来是我们的后方医院院长——史东山，不过是跛足的，但他早就想回四明山，就是没有门路可找，不晓得跛足的人碍事不碍事？”

“那倒不要紧，可以安置，只要实际有用，他自己有决心就行。”

“业务上没有问题，有把握。”

“那么明天约他谈一谈，看他是不是愿意去。”

第三天上午，项耿同志领我走进一间小小的私人印刷所，只有一架印刷机，二三个印刷工人，我们就和他们随便聊聊，等了半个钟头，一个戴着眼镜的人一跛一跛地走了进来，不用介绍，我就知道这便是史东山了，这人三十二、三年龄，头发蓬松，虽然戴着眼镜，目光却炯炯有神，衣着朴素，和大城市的环境，却显得不太相协调，我一见到他，就觉得很可亲近，也不客套，他就直接了当提出了

要求。

“汪先生，我早就不想待在这里了，这个上海简直把我闷死了，我原在浙东后方医院工作，组织上叫我暂时住在上海，我哪里待得住，如果你认为不牵累你们的行动，工作需要，我想马上回去。”

“现在我们的活动性很大，夜夜跑山路，你的脚怕不大方便？”

“不要紧，叫我一夜跑八十里总不要紧，我跑惯这种夜间的山路。”

史东山同志的态度十分坚决，最后决定跟我一起回四明山。

第二天早晨我们就乘在浙赣线的火车上。路上我盘算着暂时把史东山同志安置在临山西门外，我们的“大新公司”“老板”“阿水伯”的家里。

余上有三大公司，“大新公司”、“新新公司”、“永安公司”，这是我们的三大联络站，阿水伯是 50 多岁的老党员、联络站的负责人，工作非常积极，做事老练谨慎而又大胆、机灵、沉着，史东山同志住在阿水伯家里，比住在自己的家里还舒适。

我把史东山同志安置好以后，马上到四明山向朱之光同志汇报被捕经过和在上海的情况。

一到四明山，朱之光同志刚刚碰上了一件困难的事情，一时无法解决，在那里发愁。“周先生，什么事解决不了？”我问道。于是他向我讲了下面一个故事。

“前天晚上，我们分二路，经过后山岗，突然发现前面有人，黄瑞田同志走在最前面，马上问：‘口令？’”对面的人不答口令就开枪，“碰”的一声，打进了瑞田的胸膛，瑞田一想，自己和敌人交锋过多年，从来没有碰上过这样的敌人。真正的敌人，只要一问口令，马上就逃跑了，哪里还敢开枪，估计是自己人，因此隐蔽下来，也没有还枪。等了一会也就回来了。回来以后不到一小时，阿铨同志带着几个同志也急呼呼地赶回来了，对我说：“周先生，今天我们在后山岗碰到敌人了，我一发现敌人，打了一枪，前面这个家伙可能

被打中了，他们没有还枪，可能逃跑了。”情况已经证实，我恨不得打他一个巴掌，可是阿铨同志确实以为是碰上敌人了，我也没有好声好气地对他说：“算你勇敢、有功，瑞田同志总算给你打倒了。”阿铨同志听到这里，眼泪扑簌扑簌地掉下来，这时候阿铨同志内心的难过也是可想而知的……。

问题完全明白了，怪不得周先生为这个问题发愁。

“和敌人打仗，倒还很少有伤员，自己人打自己人，打出一个伤员，但又不能送医院，自己又没有医生，怎不着急。”

“周先生，你认识史东山吗？”

“不认识，但听说过，是不是原来我们后方医院的院长？”

“就是他。”

“老寿，你提他做啥？他现在又不在这里？”

“我已经把他从上海带到这里来了。”

“那太好了，在什么地方？”

“在姚北‘大新公司’。”

“马上把瑞田同志送到‘大新公司’。”

周先生斩钉截铁地说。

这天夜里，4个同志把瑞田同志抬到姚江北岸，丁大章同志拿着阳伞，坐着一条小划船，陪着一个重病人，小划船到了临山东门外堰头，船过堰时，已是下午一时，阿水伯忙着把这位重病的“亲戚”接回自己的家。站在堰头检查税收的警察看了看船仓，阿水伯递过一支香烟：“先生，是一个病人。”这时候，丁大章同志向衣内的腰间伸进了一只手，准备摸出木壳枪来，看看没事，又把手伸了出来。我担心丁大章同志冒冒失失地行事，见他伸出空手，我才放心。

史东山同志想不到人还没有上四明山，任务就送上门来了，马上听了听瑞田同志心脏跳动的情况，看了看伤口，量了一下体温，轻轻地安慰着瑞田同志：“同志，你放心，绝对没有生命危险，止血

止痛的重要药械药品，我都配得整整齐齐，都是上海带来的进口货。”

史东山同志又给瑞田同志打了几针，经过检查伤口，消毒和包扎，晚上瑞田同志的热度渐渐退下，度过了危险期，史东山同志的心真正放下了。20天以后，瑞田和史东山同志一起回到了四明山。从此以后，史东山同志夜夜和同志们在一起，同志们看他跛着脚，行军不方便，要扶着他走，可是他不要人家帮助，不管天黑路难走，还是一拐一拐地跟着大家，从来没有掉队，就这样，史东山同志一个人，一直担当着我们部队的医务工作的重任。部队一天天发展，战斗一天天频繁而残酷起来，史东山同志的任务也更繁重了。

十四、重建余上武工队

9月下旬，余上地区根据上级指示，迅速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组织翻身队、复仇队。为了使群众斗争有力地开展起来，需要开展武装工作，进行游击活动，配合正面战场，牵制敌人主力。

蒋介石早就想打全国性内战了，他的美国主子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想在3到6个月内消灭全部人民解放军。6月29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7月以后，国民党先后向我苏皖解放区、山东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晋察冀解放区、晋绥解放区大举进攻，并有进攻东北解放区和包围陕甘宁解放区的阴谋。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兵力（只算正规军）共达160万人，占其全部正规军的（200万）80%，我们四明山北撤的浙东游击队三五支队，受山东解放区和敌人作敌的胜利消息的巨大鼓舞，增强了对敌斗争的信心；席卷整个山东地区的土地改革，高涨的农民活动、打土豪、分田地、地主扫地出门、游街、穷人都翻身，使参加翻身队、复仇队的贫雇农也同样的有着强烈的愿望——早一天把浙江的反动派打倒，消灭地主分田地。